



歴史綱鑑

六



8  
944  
+





門 伊 8  
744  
卷 4



呂鍊趙田丁九袁先生編纂古今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六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是時海內得離戰



綱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太后最惡戚夫人及其

周昌和衛趙王

子趙王乃令永巷

永巷別宮名後改為掖庭

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

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復

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掖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太

后使人持酖飲之酖音鴆鳥也鴆鳥大如鸚食蝮蛇以遂斷戚夫人手足

去眼燻耳燻許云反以藥燻之令其聾也飲瘖藥瘖於今反不能言也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

人彘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

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人彘

漢紀

漢紀



孝惠未知  
大義

知臣莫如  
主  
為家不治  
垣屋  
後世賢師  
五倫

**綱目斷曰**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是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履霜之漸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不俟也日臨朝而後見也

**溫公曰** 祖之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坐太后怒酌醪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丁南湖曰** 蕭何得失議者不一楊龜山取其革秦苛法而病其暗於功而呂東萊病其刻荼之不儉張南軒取其守關中薦韓信二節而病其立法多襲秦故陳潛室取其收秦圖籍且勸帝屈於項羽王於漢中愚

**袁了凡曰** 太史公贊蕭何之勲闢馬與閔天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知朕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曹參趣入  
相  
以齊獻市  
為寄  
蕭何推賢  
曹參  
曹參遵何  
約束

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獻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殺人何所容乎始參徵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未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參守留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使宦私問之參怒答宦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

天下事非  
若所當言



清淨寧一

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導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畫一明也

曹參可謂能克已

宗臣

蕭曹一代

**程子曰**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

**楊龜山曰**

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

**班固贊曰**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

**方正學曰**

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為樂

**袁了凡曰**

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吏

事吁漢之不為三代果矣蓋當時以酒亂民之故以養呂勃之亂而

**鑑已酉三年**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是時匈奴方疆為書遺

**高后辭極**

暴慢漢書云呂太后臨朝稱制時匈奴以書遺太后其高后大

**怒議斬其使者**

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

**可斬也**

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歎

**吟之聲未絕**

傷夷者甫起傷金創也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

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

**深自誨遜**

以謝之呂嬃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綱庚戌四年**

除挾書律書法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

**陳季雅曰**

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

**散漫往往復出**

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

**于秦之**

挾書也

高祖之習不咸於秦

除挾書律

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于秦之挾書也



立原朝

人主無過  
舉  
廣宗廟大  
孝之本

置諫鼓

人君以改  
過為美

立原朝。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杖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而月出夜也。備法駕。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意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官也。書法。也。叔孫通成之。

溫公曰

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堯作謗木橋梁邊。板以書政治之愆。失周。建路鼓。以通下情。

胡氏曰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美。說。啓。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之。美。

辛亥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置二

晉侯托於  
禮之意

孝惠寬仁  
之主

孝惠天資  
仁厚

太后使台  
產將南北  
軍

此。陳季雅曰。此便是。用高帝臨崩之言也。○夏留侯張良卒。張良從赤松子遊。先。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刊。其。託。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談。之。說。亦。不。攻。自。破。矣。

袁了凡曰

張良辟穀。曹參酒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於繫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仙為高尚所託。而公室非憂。持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評。留。侯。焉。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

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美。聞叔孫。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賀善贊曰

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統二十九事。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異八書。何也。意者呂氏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之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都。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京城之軍。則謂。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

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公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侍中。十五為。



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權由此起

諸呂居中用事

君遂昌昌

此起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辟疆乳臭子耳陳平之智亦從其策俾諸呂擅權邪金易易則平勃諸臣不得辭其責矣

九月薨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初太后命張皇后惠帝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太后之狗不專大臣之狗不貶而自見矣

高皇后

名雉臨朝稱制八年歲危漢祚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胡為以分注書之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正統且婦居尊位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以為後世鑒耳

太后欲王諸呂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少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黜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

王陵守白馬之盟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

王陵面折廷爭

太后以陵為太傅

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為太傅實

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

程子曰

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社稷者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

袁了凡曰

程子謂王陵之爭不聽陳平知諫無益故不諫此未深致也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因說澤於諸劉最長請立為即王是幸張卿風大

胡致堂曰

則如此然論之王陵不知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王陵面折廷爭

太后以陵為太傅



平勃功僅贖罪

人臣立朝徇義

濟大事當以心為法

問王陵折呂后仁傑對武后何如

劉氏之功不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戚感動天地陰盛陽衰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

**張南軒曰**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始終皆以母子天性為主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故紆徐曲折卒成其志

趙雪航曰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牝雞晨鳴為萬世戒惠帝慈召帝觀人壽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義竊替天位禮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龍幸審食其而弗耻賊德真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垂統之君使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成後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著為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敢起觀鯁之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失此不為使流弊於後世至孝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章帝之賢后和帝之賢后安帝之賢后順帝之賢后桓帝之賢后靈帝之賢后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寔自呂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張耳之子張敖尚曾元公主生女呂后以為惠帝后

**乙卯**高后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綱目斷曰**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

**丁巳**高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

**綱目斷曰**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王少帝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入詔遂醜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曰**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綱目斷曰**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綱目斷曰**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綱目斷曰**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綱目斷曰**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封章為朱虛侯入宿衛

王少帝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入詔遂醜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王少帝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入詔遂醜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朱虛侯請以軍法行

朱虛侯耕田歌

朱虛侯耕田歌

朱虛侯耕田歌

朱虛侯耕田歌

朱虛侯耕田歌

朱虛侯耕田歌

朱虛侯耕田歌



陸賈為陳平畫策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

社稷在兩君掌握

陸生一時之計

**楊龜山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丁南湖曰**齊悼惠王之妻即祿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義氣壯哉高帝之慈孫矣奈何文帝黜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天悲也惜哉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胡致堂曰**陸生為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賊詰暴而禁奸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報則非矣夫一有傳之後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為一計之計可矣非所以為訓也

**趙雪航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雜問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皆市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燕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鬪寄不可使祿產不

陳平漢初非陸賈勸平勃交驩得失何如

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此負諸呂就陸平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戒人以大言勝周勃豈真有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丁南湖曰**將相不和以致亂亡者往往而是矣賈之勸平勃者誠國家利是為後世將相爭功者藉口也

**綱**辛酉高后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大來擗腋上之趙王如意為崇遂病腋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為人制至是崩後音弗二

**瞿錢塘曰**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殺其舍之而別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繼漢統揆之春秋昔人滅鄆之例曰氏之罪大矣况又瀆男女人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違非劉不王之誓而王其外族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故去其太后之稱而書以死以為世戒或曰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史綱於武氏則書名而此止稱氏首何曰呂氏雖絕漢祀而比武氏單唐命為周其罪猶為輕也



丁南湖曰呂后明殺趙王而趙王陰殺呂后施報之道若此其疾且速如嬪四也臨將相五也小司馬贊之曰禍盈斯驗蒼犬為畜信矣夫

灌嬰留主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梁陽與齊連

灌嬰與齊

兵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各皆罷

連和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

陽人

兄齊王襄令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

灌嬰說呂

以待呂氏變其謀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鄼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

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然猶豫未決

遇其姑呂須領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

軍中皆左

○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曹參使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

諸呂告窋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未可得襄平侯紀通乃令持節矯內

太尉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受勃

客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平乃召朱虛侯

章佐勃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兵歸

書法

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

楊龜山曰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

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

其罪也

否非所論也

穰東坡曰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腳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君親可也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權呂祿以安社稷義存

問先儒說

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碯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

太尉左袒

所訊曰大義滅親商之賢不及石碯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

之問得失

固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固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何如  
大尉堂諭  
以大義  
此為率為  
身謀

胡致堂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知之  
此軍上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伊川先生曰此  
為率為身謀非真為  
國家也至哉言乎

袁了凡曰勃令軍中左袒非有所觀望於其間此勃之術也呂東萊曰  
發其忠憤而為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  
伍中亦皆瞻落神魄無能  
為矣故曰此勃之術也

繼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惠帝崩後呂太后取後宮美  
恒山二王欲以  
繼惠帝之後也皆非真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

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  
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言封

其壘土交接若大牙不正相當而相御入也所謂磐石之宗也磐石之宗此語見太公六韜又  
磐固也國之安疆如磐踞之大石不可拔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

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周勃請問  
王者無私

問代王固  
諫帝位誠  
偽何如

一舉而三  
夫

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  
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  
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  
至渭橋群臣拜謁梅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昌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即而議之後九月  
晦至即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  
者再遂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誅  
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胡致堂曰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叙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私私耳  
何而受之一舉而三  
夫焉不學之過也

尹遂昌曰自惠帝早亡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地人子養而名之然當  
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為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  
拱手听其自為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真若孝惠子然者所以看漢朝

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



綱目意云  
朝之意

之子審矣。若合而觀之。原始  
要終。是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  
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孝文恭儉。專務以德  
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與於禮義。斷獄數百幾  
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丞相何如

綱目壬戌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大尉。論功  
益戶有差。○曰。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  
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即中

丞相世稷

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  
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命。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讓

二人有功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書法。三人之功。一也。  
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按史。發明。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孫  
記。宋虛侯章。只賜邑二千戶。金千斤。發明。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孫  
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助  
五。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

無過

二人有功。無過。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按史。發明。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孫  
記。宋虛侯章。只賜邑二千戶。金千斤。發明。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孫  
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助  
五。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

問高祖既  
約三章之

法大皇帝  
又有除叔  
學之令勳

德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曠。其。二人有功。無過。若。大有。選庭。綱目  
於此文。無子。奪。若不甚。白。然而。如。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即。後  
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且。是。其。不。固。自。恍。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  
廟社稷

綱目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曰。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  
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曰。有司請。帝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福天下焉。尚有吳王淮南王在。而曰。豫建  
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  
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  
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  
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皇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殷周治安  
用此道

問漢文帝  
踐祚之初  
謙恭再三  
及有司請

帝建太子  
又因讓不  
許誠為何

言發於中心  
非好名也

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







宰相上佐天子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宰相之職莫大於是

平言乃宰相之體

粟內史治粟內史即司農卿掌錢穀之官也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請田相上佐天子

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終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

之平專為丞相自此只

而陰陽以理矣既各任職則百姓以親四夷諸侯以撫萬物以遂四時以順

得之學識是以次序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

論亦大於是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陳平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

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置守邑歲時奉祀石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

綱遺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自初趙佗因賂遺闕

越西甌駱後屬焉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

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

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若之南郡尤甚

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

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

甚恐為書稱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佗高祖時已立昧死上書皇帝陛下

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

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父母墳墓已壞前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

以自高異故更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帝聞之大怒削去南

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孝惠皇帝棄世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降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若之南郡尤甚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甚恐為書稱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佗高祖時已立昧死上書皇帝陛下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前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帝聞之大怒削去南



改號不敗  
為帝  
兩賢不並  
世

忠信可行  
於靈  
文帝以德  
化人之效  
擬漢以賈  
誼為大中  
大夫誥  
吳公治平  
為天下第一

擬漢文帝  
正能直言  
極諫詔  
賈山借秦  
為喻

越之籍使使不通者夫竊疑長沙王讓臣故發兵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賈還報帝大悅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纛願長為藩臣奉貢賦矣書法凡使稱名嘉不辱也

張南軒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繼難令國中稱漢皇帝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恣觀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天子而不好為誇辭以陵轍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張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歎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靈也

尹遂昌曰帝不用兵誅討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之語温然可掬畧無一毫矜夸之意真足使人心悅誠服佗雖欲強得乎○按李氏曰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

綱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鑑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

吳公薦賈誼  
漢制  
文帝謙讓  
未遑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起遷至大中大夫超迂謂不次而遷官也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王者受命必改正朔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月且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月夜半為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未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大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剖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揆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綱詔列侯之國○自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各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鑑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鑑賈山上書言洛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



問文帝詔  
正直言極  
諫者若賈  
山之至言  
可謂直言  
否乎

天下精白  
以承休德

思見德化  
之成  
擊兔伐狐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奉承此休美之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頽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蒙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脩之

執事之大  
者

敬天所言  
求資之意

足為千古  
之美  
賈山借秦  
不為也  
止於受言

百世帝王  
之師

聖王不棄  
危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尹遂昌曰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

張南軒曰

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很暴虐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但其末復開宴游一路則非所謂陳善

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釐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

采之未嘗不稱善

丘瓊山曰

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况敢犯其行輦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

帝從霸陵

霸陵在雍州萬年東此上欲西馳下峻阪中即將袁盎曰臣聞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傾也聖王不棄危不微幸今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

聖王不棄危

一四



哀益卻坐  
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

后向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抹布  
席布鋪也言鋪益引卻慎夫人坐卻退夫人怒上亦怒益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  
疑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籍田○鑑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鑑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岐民而歸之

農者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立趙幽王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

張南軒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

後者而立之其制事周密為慮深遠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鑑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

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闕所

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

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發明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

胡致堂曰上蓋忠深計必勸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幾自小人

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哉始誹謗

妖言耳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為禽指菌為芝

指氣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妖也

不亦大乎意文帝除此

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文帝為慮  
深遠  
三代未易  
多見  
擬漢除誹  
謗妖言詔

有誹謗妖  
言之罪

文帝開廣  
言路  
忠臣為上  
深計

文帝享國  
長世



文帝幸臣  
劫掠助豐  
咸田坦詔

淮南王殺  
審食其

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書：嘉賜半租。

綱發劄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尊民務本為如何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丞相絳侯勃免就國。○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妬，不肯白。美人已生子，患節自殺。吏奉其子詣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推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次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文帝仁柔  
之過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及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也，以梁王興居臣嘗許以趙地王之。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齊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快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文帝絀劉  
章之功

綱胡致堂曰：劉章志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綱以張釋之為廷尉。○自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高但依今時事說，母說甚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因卷獸閑也。在上林。

綱朝畢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高但依今時事說，母說甚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因卷獸閑也。在上林。

劉章忠勇  
著於平勃  
之前  
釋之十年  
不得調  
甲之母甚  
高論

綱以張釋之為廷尉。○自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高但依今時事說，母說甚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因卷獸閑也。在上林。



吏不當若  
周勃張相  
如何如人  
審夫利口  
奉措不可  
不審

死中圈之上有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  
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畜夫為上  
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  
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畜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  
審也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釋之塞使  
能之路

能勿軒曰  
愚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  
而舍之哉言及之而言何有於從風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  
以訓嗚呼炭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性性以不知見棄孰謂知而棄  
乎畜夫之不拜實誣之見疎難時  
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丁南湖曰  
據楊龜山之論則釋之於此有二失焉蓋上林尉居其位不  
以絳侯張相如方之乎上林尉真無賴而畜夫善於口對然上所問及  
其戰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天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司馬門乘輅傳者皆釋之追止之  
如令罰金四兩釋之追止之

帝由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法

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  
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  
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今車駕之行出在橋中路  
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  
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天子出  
清道也  
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  
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平其不平曰平壹傾則不平也  
宣帝置廷尉平壹傾則不平也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  
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當去聲處  
當其罪也

天子所典  
天下共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詔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之有司

楊龜山曰  
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  
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  
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

其後人有盜高廟  
高廟高帝廟也  
坐前王環得  
捕而獲之也  
下廷尉治  
釋之奏當棄市  
禮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

天子所典  
天下共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詔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之有司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周勃就國每向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星勃欲反下廷尉逮治

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

皇帝璽居其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絳侯也璽即高帝傳

帝亦見勃獄辭乃赦之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書下絳侯周勃獄則赦無罪美辭也書張昌

趙雪航曰漢高帝每以偽詐掩衆諸侯而禽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

其重難用更鑄英錢英錢則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

至是更造四銖錢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戮然鑄錢非殺雜為巧則不

可得贏盈有餘也而般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隱屏言皆隱身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無音用器也而可以易富

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

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嚴道秦縣名蜀郡使鑄

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

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史記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富貧餓死

安知獄吏之貴

富貴人主之操柄

鄧通鑄錢

吳鄧錢布天下

天下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丁南湖曰此田野小民之謹豈當時智者之說哉蓋以厉王憤恚不食



王謀反是弟不容兄也文帝廢而徙之是天討也而豈兄不容弟乎况帝封萬王之四子為侯此成王囚蔡叔封蔡仲之遺法孰得以斯謠為耶

是時匈奴疆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大率言他日諸侯可為流涕者二言朝廷而奉壘夷輕重倒可為長太息者六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積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執音勢何以異此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疑均敵也立國大而堅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反誅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居因濟

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子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解音陛

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當也臣以為不鈍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

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輻輳凡車輪有三十輻共下無背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則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赤子幼也植遺腹朝委裘植立也遺腹子父死尚未生也委裘天子視朝委也未有君在故以裘與群臣朝而天下不亂陛下

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瘡止勇友也一脛之大幾如腰脛形反一指之大幾如股股音反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

為已可為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天子天下之首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

賈誼上治安策  
抱火積薪之喻  
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芒刃斧斤  
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酒用斤斧也  
夫仁義恩厚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  
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也  
臣以為不鈍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輻輳凡車輪有三十輻共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則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赤子幼也植遺腹朝委裘植立也遺腹子父死尚未生也委裘天子視朝委也未有君在故以裘與群臣朝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瘡止勇友也一脛之大幾如腰脛形反一指之大幾如股股音反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為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天子天下之首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

九國通商  
漢文皇帝



縉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  
 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  
 眾其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  
 五餌之計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  
服車乘以壞其日月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  
之高堂遠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與共觀酌而  
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中行說  
常為舉匈奴之眾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蔬不搏反寇而搏畜莩  
漢患薄各反莩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且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莩士故反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倡優女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絲  
皂黑色絲而富人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緣去聲庶人孽妾以  
厚繒也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舛赤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庸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公孫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清禮義棄仁恩  
軟也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家  
也慮心思也謂其心自矜而有貧子壯則出贅謂之贅婿言不當出借父耰耜以鋤借慮有德色接音憂  
德色見彼之賢肯以勤借父也毋取箕箒立而諍語取求也諍音抱哺其  
子與公併俸併部迴反與公婦姑不相說則友唇而相稽友音翻  
口也相稽謂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相與計較也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剽殺戶之廉奪兩  
廟之器劉竹劣反削也琴居羣反取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  
也兩廟謂高惠二帝之廟也無行義之尤者也而大臣持以簿書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莞子曰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而愚人也可管仲而少知治



人性不甚相遠三代有道之長

左右前後皆正人三代所以長久輔置太子有比具

體則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六親謂父子兄弟姑姨舅甥婚媾姻婭也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齋戒也見之南郊言以太子見于天也見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太師太傅太保是謂三公也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少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鼻人割魚器反割鼻也則夷人之三族

禮禁於將然之前

易見誰知

人主莫如先審取舍

湯武之定取舍審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艾讀曰刈菅首奸管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以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

禮樂人主之尊如堂廉遠地則堂高

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賈誼通達匡體伊管未遠

房廉恥行禮義之所致

官者謂以罪輸贖而後作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眾見也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言心良不  
言生不能  
可於其文

賈生才有  
誦而識不  
可見

問賈誼治  
安策董仲  
舒天人策  
優劣何如

自李問海  
泰去來  
一子氣象  
如在目中

**區養心曰**

後誼傳後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  
蘇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  
若臣相得之分豈持父子手足骨肉  
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  
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  
而遷為人痛哭哉及其過相為賦以  
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  
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王  
過湘賦見史記賈生傳音賜  
跳踊也賈誼卒時年三十三

**楊龜山曰**

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  
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  
一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張南軒曰**

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  
苦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  
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口中  
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  
謂後而不切也耶

**丁南湖曰**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  
行其術也雖欲終行其術又不獲以  
雖欲終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茲  
三者人皆以

為道惜而余獨為誼幸何也其年少其  
宗元與許孟容書則自擬之曰賈生  
向使誼不過文帝之賢而過任文之  
而乘其銳也文帝之賢而過任文之  
懷王墜馬賈誼能死如柳州手其欲  
馬則紛紛多事能死如柳州手其欲  
錯同錯之說天子者蓋即其體體斤  
錐見不於文而必求試於景帝七國  
子則名不全如是則身不試於景帝  
非動心忍性者矣則誠一忠臣也

**綱目**

已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  
者也上弗聽

文帝誅傳

昭

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

○

○

○

○

假賊兵為  
虛翼

○

○

○



鄉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謂引也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法者天下

温公曰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  
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考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  
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  
師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  
殺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昭  
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取其殺  
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  
乎

程子曰

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  
為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  
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治昭而後殺之或與忿爭而殺之則  
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  
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則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  
其宜義豈有死乎法主於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按周禮八  
議勤八曰親二曰故三曰義四曰賢四曰能五曰功六曰貴七曰  
其宜

二公之論

未盡於義

此則謂能

八議設而

世

仁厚中有

陳潛室曰

漢文殺薄昭雖未免少惡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天下之  
名器也法可宥焉天子不得以私誅焉按論衡曰法乃天下之  
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之高祖若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種惡極焉盜  
竊神器也此馬基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保母生則上違高祖之成憲  
固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促宗祀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昭以  
傷母其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其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  
而母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非達叔通變者其孰能與于  
此也

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楨卒徙淮陽武為梁王○曰梁懷王薨賈誼上疏

曰陛下所以為藩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陽之比大諸侯履如黑子之著面喻淮陽小也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

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莫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

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量鑄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

一曰匈奴數為邊患數音朔二曰量鑄上言兵事三

終無山東

之憂

量鑄上言

兵事

用兵合刃

之急有三



四者至要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餓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撓。火高反。攬。勁弩長戟射䟽及遠。故可射䟽及遠。然戰有鈞。又不可射䟽。與。疎同。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今。涇。慶。三。州。本。義。渠。也。也。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兩軍相為表裏

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答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言一。月。所。有。皆。足。智。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豈。不。為。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刻。深。以。教。太。子。當。時。賈。誼。竊。知。太。子。天。資。刻。薄。必。得。正。人。君。子。輔。道。乃。可。成。德。故。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即。位。卒。啓。七。國。之。變。表。盜。以。私。隙。詭。計。而。陷。之。卒。受。覆。宗。慘。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為。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先。賢。有。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後。世。人。臣。可。不。以。錯。為。戒。乎。

錯有用文章賈誼知錯所教非王

鑑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戎卒不耐其水土。耐。漢。書。並。作。能。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亭。冬。夏。衣。廩。倉。廩。故。稱。廩。給。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欲全親戚



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成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上從其言乃募民徙塞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

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咸湯禹加以

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

腹饑不得食庸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

民民命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同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

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

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為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丁南湖曰古之勸爵者自秦收始綱曰首善其令民納粟拜爵以為戒

以供祭服其具禮儀書重○綱夏除秘祝○初秦特祝官有秘祝即有

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然起福緣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

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綱五月除肉刑○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綱齊大倉令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務農在於

粟錯請入

粟拜爵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務農在於

粟錯請入

粟拜爵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務農在於

粟錯請入

粟拜爵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務農在於

粟錯請入

粟拜爵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務農在於

粟錯請入

擬漢其親耕桑禮以

福錄德興

擬漢其親耕桑禮以

福錄德興

擬漢其親耕桑禮以

福錄德興



詔除肉刑

其庶乎。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肉刑者，墨劓腓宮大辟也。除者，有以易之也。高帝約法，除乃在於刑措之後。

文書盈於

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答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以致人輕易法。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以為勝矣。

四者發一

左璫山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百人得全其身，不絕其類。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斷肢，刻肌膚，萬世之

成康復起

陳潛室曰：井田李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文帝躬脩

丁南湖曰：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而可矜家法，惟期于禦亂，故至親大逆而罔赦。

文帝有刑

上既躬脩，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

租稅

天下告訖之俗，易相斥罪也。風流篤厚，禁罔疏濶。如網同言禁，防至於

乃於十年

細六月除田之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

民田租之

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其於勸農之

年文蓋除

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書法。除者，何永除也。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

與文帝節儉

胡致堂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殺，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

起于身

宜不至充溢，而文帝節儉，起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

文帝節儉

乙亥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寇，至彭陽。漢縣名，今屬平涼府。上親勞軍，自欲征

文帝節儉

匈奴，太后固要乃止。不得自征也。於是張相如為大將軍，擊之，遂

文帝節儉

出塞即還。

文帝節儉

漢書卷之六



周漢文帝  
深注意邊  
事說者謂  
其有仁者  
之勇其詳  
可得聞歟

文帝深注  
意邊事  
文帝仁者  
之勇

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  
鹿

拊髀思類  
牧

王者推轂  
遣將

采沛國曰

文帝本邊一事未嘗少忽雖恬靜玄默而躬騎射之習雖與馳逐雖勤恤民隱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調集雖愛惜財用而繕脩城堡未嘗斯費衛軍罷矣而廣武之兵猶聚也死固弛矣而上林之射

不無也高祖一言李齊之賢每飯不忘馬海一論頗牧之善拊髀稱嘆

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其甲卒已歲致金繒與大羊結好者豈得已哉帝亦度匈奴之勢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憤怒激烈

銳志雪恥必欲躬自比伐雖群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哉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屬直隸順德府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

尚不如庶類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拊髀也嗟夫吾獨不得庶類李牧

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言天子親為屈闡以內寡人制之同俗言門

郭門內也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故牧得盡其智能而

趙幾霸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發其象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以所敵一首拜爵一級今文吏以法

繩之繩索也所以彈蓋而取直者言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

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

為車騎都尉

丁南湖曰馬唐無他顯績惟以論將一端成名揚雄以為孝文親詔帝

理尚故以此教帝也向非帝之寬容豈不怒唐為尚作說客耶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珪幣謂祭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振漢廣增  
壇場珪幣  
詔  
先王遠施  
不求其報  
詞官無有  
祈所

文帝弗能  
用頗牧  
魏尚復為  
雲中守

山川遙望  
而祭之也

今吾聞祠官祝釐祠官謂攝行祀事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袁了凡曰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為賢其去祠官之祝

亡幾垣平以詐誅至於憑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固已深達生死盡敬理矣以武帝之英明聽公孫卿言黃帝事輒嘆曰



黃龍見成  
紀

差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貪生以固其位馬耳貪生則惡死亦何所不至故末年以巫蠱事致衛后矣太子皆自殺彼蓋無纖芥焉故也

文帝開端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章改歷服

文帝開端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發明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

文帝開端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此策士從

文帝開端

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

文帝開端

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書法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所

文帝開端

尹遂昌曰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對之詞皆

文帝開端

渭陽五帝廟書法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

文帝開端

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

為新垣平

上郊祀渭陽五

為新垣平

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為新垣平

禪書書法宜親者何不

為新垣平

外之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

為新垣平

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

為新垣平

測也前期而言也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言

為新垣平

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焉明年人有告平

為新垣平

所言者皆詐也下更治誅平

為新垣平

丘瓊山曰人君即位一年是謂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無二首故國無

為新垣平

平候日再中說詔以十七年為元年是惡知春秋所以正始之意哉

為新垣平

尹遂昌曰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今網目上書作五帝廟

為新垣平

幸帝速悟不遠而後人得不然豈不為盛德之累耶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

為新垣平

盡改其所為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為未盡善也觀綱目前後

為新垣平

所書皆有深意然則人主好尚蓋亦謹其微哉

為新垣平

春秋正始之意

為新垣平

文帝不遠而復人主好尚謹其微



水旱青躬

丁南湖曰

以王莽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吝矣易曰不遠復其惟帝之謂乎

戊寅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音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加少計民

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審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靡來高反即濁西也靡音靡謂收也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更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

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

國或不寧息憂苦萬民為之惻悃不安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

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俱棄細過循之大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和親已定始於今年○詔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

以中著甚為丞相

結轍諭志

廣國久念不可乃以中著甚為相

楊龜山曰

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憐而不必至公處也廣國果賢和雖親不可廢果不賢和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袁了凡曰

文帝知竇廣國賢以後親弟不用而相中著甚元帝時在位多舉馬野王行能第一以姊為昭儀不用而任張譚古者帝

王之用人也右賢左戚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君卿之剛正固可謂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譚莽輩不肖而戚

則皆重用然則非避戚也避賢也文帝念天下訟已而棄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為後世作法而用王氏子弟者即成帝之世

賢者常不幸不肖者常幸吁豈惟疎迷之士然哉

中著甚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龍幸無

比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

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請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

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辭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

節以旌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凡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弄戲也謂

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也

申屠嘉相  
鄧通  
此言弄臣

朝廷之禮  
不可不肅

丞相不以  
至公處已







等諸將而首亞夫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言出塞遠去也。

乃拜周亞夫為中尉。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書法。六將軍備胡。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

也。郭大有曰。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文帝勞軍細柳。而先對敵可比。亞夫當鞠躬稽首。可也。夫何尚以介胃自居。長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戾於慢君矣。使所遇而非帝。欲不及禍。難或。

袁了凡曰。文帝於相能容申。著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詘以伸人臣。字其弗弘矣。司馬遷贊兩人之守節。而一借其無術。一答其不遜。論之。盡可也。遷之意。則以寬景之過也。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胡致堂曰。文帝城節喪紀。負萬世訕責。以小仁善大義。固有罪矣。然遺詔。乃自斷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何如。

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馬除肉刑也。詔短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奚當罪其嗣君。與臣子耶。

綱目葬霸陵。○漢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

金之費

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白金上曰白金中人一家之產也。中人處富者貧者之

示敦朴為天下先

慎夫人衣不曳地。衣之長不曳地也。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

金錢愧心

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

文帝專務以德化民

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以几

三者可盡而不可繼

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張武受賂金錢

文帝可為而能不為

查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

文帝之所留

措嗚呼仁哉

文帝恭儉之主

呂東萊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為而能不為。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

朱子曰。文帝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文帝最好黃老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文帝尤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風。



但遲遲  
看術數  
兩事不可  
同日語  
便是易文  
以上人

楊龜山曰文帝賜吳王几杖此俱是退一着術數  
日語○漢文帝資稟純粹若更從孝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叙傳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擊

丁南湖曰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為帝崩時之王終七歲是又幼中之

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開其父道焉則武之純王高之維霸其染於父

者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召皆大聖之儀刑而其稍下者亦史雍

史佚之賢此其孝於傳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禮樂十載一則草茅蠅

起總及兩代之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周矣而終於同焉豈非文

帝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則莫大於待周公

而終悟吾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為奇

孝子凡曰張武受賂文帝賜金錢以愧之此以賞為罰也使天下皆以

宗於長孫順德亦以此順德椒房親有巨庸故存之其曰愧之術也唐太

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二帝率其

誠心而實行之則二人之罪自有可原夫使貪使詐則過行可畧也議

功議親則舊典可覆也何必術

孝皇帝諱於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帝遵孝文之業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

廟○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太祖百世不遷太宗情

禮盡不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法復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景帝復收半

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

丘瓊山曰古者什一而稅漢文帝始收民半租三十而稅一焉夫三代取民名

雖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則過於重而入

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貉無以奉乎上而

非義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歛者

然亦非先王之制要之不可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為歸法以經常

極為  
蓋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者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  
答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二百答三百曰二

文景美矣然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

復收民田  
半稅

道以中庸  
為歸  
法以經常  
為極

綱目

綱目

綱目



百○**以張歐為廷尉**○**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申子之孝號

刑法及名實也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欺按史記歐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武帝時拜為御史大夫○卻者尋其隙釋之也

**丙戌二年六月丞相嘉卒**○**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

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紕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

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恐夜入宮自歸

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

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嘔血而死按太史公曰申屠嘉死

**袁了凡曰**鄧通戲殿上申屠嘉以外朝宰相徵召而訟斬不矯哉有古

者觀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云○**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廟垣垣嘉請誅錯而帝護之嗟夫為天子而庇一匹夫乃自以為淵數至捐一大臣陳朝廷之法宗廟之敬而勿恤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垣垣為宮乃召諸中尉府簿青迫其自殺以天子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匹夫又何哉

**丁亥三年梁王武來朝**○**梁孝王**梁孝王名武乃漢文帝第二子

王十二年徙封梁王謚曰孝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是時來朝上未置天子與王宴飲

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楊龜山曰**景帝因宴飲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可謂不阿不仁不義矣惡養天倫此段所以獲譴於莊公也漢景於是不能辭之責矣

**下南湖曰**竇嬰諫景帝輕傳天位忤太后旨可謂鯁直矣及作相能引

以外戚淫奢而乃使其門下志慕汚辱况灌夫勇悍徒以一朝之忿亡其身而嬰銳於申救以與俱滅此楊龜山所以訊其不知量也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

**反以周亞夫為大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

**邊亡走越戊自殺**○**鑑初孝文時吳太子**吳太子謂吳王濞之太子也**入見得侍皇太**

竇嬰引卮酒進諫

竇嬰不阿

竇嬰不知



欽博爭道

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爭道謂爭路皇太子引博局博局猶今言棊盤提殺之

提音氏吳王稱疾不朝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捕亡人謂避禍而逃

亡者討公禁弗予史記吳王濞傳公作訟註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

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

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封三庶孽正長曰竊其餘曰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卻與陳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

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及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

室雜議莫敢難難謂難也謂獨置嬰爭之

林之奇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

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

帝之為太子也以再從父弟之親來朝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

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執

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執

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

穎濱曰削則反遲而禍大吾以為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

反迂延數歲之後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

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何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

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阱而謹防之虎

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

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國初楚元王楚元王名交漢高好書與魯申公申公魯人言詩於魯則申

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伯齊人浮丘復姓也伯名也呂后時浮

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醴一

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後戊

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

禮酒不設禮酒不設

問申公穆生白生優劣何如

申公曰

申公曰

申公曰







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爾謀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陳潛室曰**吳王招納亡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慮也其他若楚

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我危社稷然則揚子雲以諸侯

愚誠可謂愚矣

**楊龜山曰**鼂錯云人言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

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但錯之死蓋以

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後之

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

誅哉而班固謂蓋仁心為質誤矣

**趙雪航曰**吳王濞之叛其怨在於博局提殺世子之時所以積金穀脩

亭之禮其志之甚豈特為錯哉景帝不思曩者博局之咎輕信袁盎

詭辭斬錯發使放七國復其故地兵可無血刃而俱罷錯既假公義

以報私恨也雖然錯請削奪諸侯之地以促其反猶有咎也至若

時淮南論死於蜀是其驕恣謀叛所自取抑亦考文失友于之道及聞

反丞相御史奏其過此國法也何罪焉蓋亦欲斬之亦足以知其無

他權畧使欲長逢君惡而以詭計陷人也景帝不悟其欺給以為太常

宗廟使使諭吳罷兵反為吳悔以傷天子之大體先儒謂盜輕險刻薄

無錙銖寬厚之德以向上二事觀之盜之無德可見矣

**鑑**謂者僕射鄧公御公姓上書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

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

切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尹起莘曰**漢為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為之計又不併削

見禍變之與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

於輕舉妄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

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

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

鼂錯為宗社大計

李德裕曰

文帝威賈生堂陛之言養臣下有節若袁盎者難與並為仁者也盎惟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之求綱目守正不撓

鼂錯誠可謂愚人君必知術數

御公上書言軍事

鼂錯為宗社大計



劉友益曰王報施不爽理固宜然特惜僕射鄧公已發盛奸帝固從之

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高帝五年將會兵榮陽發至灑上趙

涉逸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自行必置人於殺趙之間彼灑二山名且兵

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藍田京北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關武

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散趙間果得吳伏兵按吳王之初發

陳止齋曰昔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

伯桓而馳之則諸侯愕然失色以為從天而墮矣嗟夫孰知吳有田伯桓

袁子凡曰許出也拒操以伯桓計出奇抗漢以子之諫也呂布不用陳宮之

鑿其饑道餉字吳糧絕卒饑數挑戰古者將戰必先使勇力之挑戰也終不出條

堅卧不起項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取音已而果犇西北

亞夫堅卧不起

夏帝失天討之柄

趙涉燕說

亞夫將軍

而趙涉燕說

說亞夫亞夫用其策

以破吳楚

便當時吳從田生桓

氏之計則涉之說可

行狀否欤

趙涉之說

獨行於漢

不售於吳

景帝討周亞夫為條侯即此

漢景帝六年



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陳止齋曰**

昔條侯之為將也不改介冑之容屈膝於其君而文帝謙辭遜謝亦不憑萬乘之居尊而憚於一揖之薄文帝之待亞夫豈知有七國之變哉未幾景帝聽用鼂錯削地之書一下而諸侯連兵西向以搖京師遣亞夫討之亞夫守壘同變不肯奉尺一之詔以救天子之母弟於垂亡之急卒以破吳景帝亦不之罪嗚呼孰知前日細柳式車之禮所以堅今日昌邑之守哉

越人誅濞齊王將閔及邛遂皆自殺淮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國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尊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馮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協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沛

濟北獨底節不下

衡山堅守無二心

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戊子四年十月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國初**七

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自信徙王於濟北以褒

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庚寅六年秋七月廢皇后薄氏書法書廢皇后其氏無罪之辭也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國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

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

婦生女俗俗所生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

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嫖音疋長公主之名也景帝之妹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

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與徹王夫人許之由是

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嗜栗姬因怒未解

陰使人趣太行太行官名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言邪遂按誅太

兩女皆當貴

是而所言



實嬰方爭不能得

卸都直諫

卷八

行而廢太子太傅嘗與方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綱壬辰八年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綱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綱以卸都為中尉○卸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曹姬如廁野

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為入勇悍公

庶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書法

袁孝九曰

卸都非酷吏也自其為中郎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為貴姬擊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稟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又安禁網濶漏至於鄉有睡眈之象里有之過失都也嗚起其問信其廉察一日去恩任法以武捷為快橫被酷殺然非其實矣

世

春秋大卷

綱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朝

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

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

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

公羊傳隱三年君子大居正何休云明備法守正最計之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大其適子居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死而讓開羊原也

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

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

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

忍致死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

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

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

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







擬漢獄記

為加一餐

更減答法  
定答令

景帝仁厚  
之心

○**綱**以劉舍為丞相○**綱**九月詔獄疑者讞之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者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

○**綱**夏四月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

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

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綱**丁酉中六年夏四月更減答法定答令○**綱**上既減答法答者猶不全

乃更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定答令答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聲毋得

更人畢一罪乃更也自是答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書法**更減何易輕刑也重予之也

**左瓊山曰**自廢肉刑之後易刀鋸以竹箠所以全人之生也景帝定為

若以天下後世其仁厚之心一何至哉以此為防後世猶有巧為之

具倍為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當施之處其慘酷刻薄有甚於

獨何心哉  
○**綱**六月匈奴寇雁門上郡○**綱**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

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

白馬將將之乘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引而去按此廣不徒勇者

○**綱**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

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書法**前書詔獄疑者讞之繼書更減答法定答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

按綱目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

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

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番意於罪囚則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矣

施恩鎮倒豈非盛德之累乎  
○**綱**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衛綰大陵人

○**綱**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

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史記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

治獄務先寬  
帝於刑獄可謂用情

衛綰長者



臣從車士... 不來何也... 曰劍人之所施... 尚蓋未嘗服也... 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 亡金郎大慙... 終不自明也... 不疑盜嫂... 不疑當金... 不疑終不自明... 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

不疑盜嫂... 不疑當金... 不疑終不自明... 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

**蘓東坡曰**

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調君子訊之為其近於佞也太史公竟見之故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大史公之論後世真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綱**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目**初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藏音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高席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設載無箸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王臣

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尚方少府甲楯可塗者為人所告事連汗亞夫召請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胡五峯曰**

周亞夫霍光不孝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進者風伸通變與天地相功名富貴可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足矣

**陳止齋曰**

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察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顧以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為之衛縮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計學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豈其若是耶故自殺亞夫而漢之大臣始衰

**袁了凡曰**

孝景以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以衛縮醇厚可相少主尊寵不撓之節而後可託孤寄命也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憫然祖先王陵之少戇公孫弘非不廉謹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王鉉輔德金柅係奸類豈委瑣糴疑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鼎而寶康瓠為可憾焉耳

**綱**已亥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目**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

詔戒二千石脩職事

美景帝下卷

四口



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死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綱：唐子後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綱：帝崩，在位一十七年，元等稱太子徹即位。年十

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

班固贊曰

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

漢書曰

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鈎駟，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

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衆庶街巷有馬，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義而後利，尊卑無此之時，則疏而民富，宗室以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事奢侈，物盛而衰。

文帝清淨 恭儉 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 无行義而 後熟辱

胡致堂曰

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

文帝寬厚 長者 文景大致 懸絕 獨節儉克 遵前業

顏頴濱曰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實非文帝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

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此張

鼎鑊趙丁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六終







道者所繇  
適治之路

聖王禮樂  
教化之功

周道燦然  
復興

王者承天  
於天

天道任德  
不任刑  
王者承天  
意以從事

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

王者以教  
化為大務

教化行而  
習俗美

美魚不如  
結網

願治不如  
更化

善治  
更化則可  
二傷最  
功於學者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  
 有效者也還音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  
 沒而子孫長又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繇也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  
 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  
 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  
 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  
 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亾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  
 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  
 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  
 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  
 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

真西山曰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利於學者



秦漢以下  
未有識者  
仲舒識得  
本原  
此等說話  
皆好

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  
豈諸儒所可及哉  
**宋晦庵曰**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  
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為人之欲則未為  
害蓋蓋故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目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圖圖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  
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  
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飭虛辭而  
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  
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  
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

養士莫大  
乎大學  
大學賢士  
之所關  
大學教化  
之原  
功以任官  
稱職為差  
守令民之  
師帥  
天者群物  
之祖

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  
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  
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  
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  
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  
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  
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踈賢不肖異處矣  
**目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編覆包含而無所殊聖

漢武新書卷之三



聖人法天  
立道

人君不可  
不知春秋

命非聖人  
不行

之凡三者  
大舉舉

天地之性  
人為貴

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

聖人以曉  
致明

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  
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  
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  
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  
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管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  
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循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故孔子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  
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曉致明曉與暗同以微致顯是以堯舜  
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言行君子  
所以動天

地積善積長  
日加光益

道者萬世  
亡敝

道之大原  
出於天

三聖相授  
守一道

繼治世者  
其道同

受大者不  
得取小

舍公儀休  
無可為

漢武皇帝之卷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者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  
文者所繼之統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棘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  
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致用猶言取而用也。夫天亦有所分限予之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  
角者則傳之翼者傳讀曰附著也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力謂農不動於末末謂工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  
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史記公儀休相魯其家茹荼而美慍



春秋大一統者公羊傳隱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始

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今萬物無不

一皆承奉之以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若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

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

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書法文帝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

尹起莘曰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

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

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以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

終宮室神仙聚飲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秦者幸爾一人終始

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

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三蓋不易得也

班孟堅曰劉向稱董仲舒為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

與故類淵地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

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

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龍驚論君子也亦以歎之言焉

然獨何與

袁了凡曰孝武首策賢良而仲舒對策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國政者請皆罷然而不及黃老意實太后之故人猶有所諱與抑綰所

學正在此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而公孫

弘以治春秋取相封侯於是儒者益知所嚮粹然一歸於正矣是固諸

臣先後倡導之力而帝表章之功安可誣也說者擬秦皇於漢武夫始

皇既一天下而焚詩書禁偶語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六

經黜百家其大本固已卓然若夫窮奢欲繁刑斂土木征伐信神荒遊

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

仲舒以禮匡王

相事易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

也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仲舒以禮匡王

相事易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

也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仲舒以禮匡王

相事易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

也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仲舒以禮匡王

相事易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

也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仲舒以禮匡王

相事易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

也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仲舒以禮匡王

相事易王



此言何為  
至我  
仁人正道  
明道  
與才當有  
一仁

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蓋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按董子書接云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

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此於他諸侯為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

善後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三

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

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者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

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

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

諸子也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陳氏曰仲舒所言皆當時急務也古

丁奉曰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

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德焉戰國以來百家啗晰而彼下惟發憤所學

盡歸於正一也進退容正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是而且

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

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枯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

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辭不受職而彼特以

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

有儒者氣象愚又謂董子不但度越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儒以

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此而况漢一代乎

綱夏六月丞相綰免以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

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繼上雅尚儒術丞相實嬰太尉田蚡俱

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

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記禮器東帛加璧尊德

安車駟馬用蒲裹車輪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

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謂是時天子方好

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召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

未致力行

者何事

為治不在

多言

為治顧力

行何如

趙綰薦申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申生不逮

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

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

**丁南湖曰**論申公者但當取其經學不必責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惟

則孔安國等私淑則常賢等而三百篇

之教闡揚於秦火以後者公之功也

**稽東坡曰**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

也

**綱**壬寅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

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綱**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

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

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

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

萬石君恭謹無比

言而躬

行

廷見如不

能言

與世公好

龍無異

好儒之實

安在

以衛青為

大中大夫

悅謳者衛

子夫

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

**尹起莘曰**

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迺棄之侯國殆

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

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綱**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綱**以衛青為大中大夫○**綱**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衰上嘗過姊

平陽公主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魯

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父鄭

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

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

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史記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季正

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答罵即足

矣安得封侯事乎

矣安得封侯事乎

矣安得封侯事乎

矣安得封侯事乎



中山王聞

癸卯三年中山王勝來朝○議者多寃鼂錯之死務摧抑諸侯王數  
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鼓而泣上問  
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  
恩焉

閏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眾於江淮間○初閩越發

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

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

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

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

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

漢待文學  
以不次之  
位

失自眩鬻者廣韻云自眩鬻者自媒賣也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

進莊助漢書作嚴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吾丘復姓也名壽王字子龍蜀

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

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

根不根猶不經枚持論好恢諧詠讚戲諧上以俳優畜之俳優也雖數賞

賜終不任以事也朔嘗給上前俳儒以爲上歡殺之俳儒泣請命上問朔

肉持歸上聞召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持劍所肉何壯朔亦

也所之不多何無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舉此可知其諛諂大槩朔亦

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按東方生字曼倩好傳受經術博觀外家

稽與優孟等同傳亦淺乎知公矣攻之傳記西王母獻桃鄰兒三偷等說

則公又似方外者流也但即其從容談笑於殿陛間犯暴主而不怒觸權

貴而不恤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駟牙出豫知遠方歸奏請斬佞幸董

偃而救其罪南山屬上林苑則諫其三不可誅不避親則奉觴上壽至老

且苑猶勸帝遠巧佞退諛言史謂其直諫有所補益豈枚臯輩所能及哉

南朔曰所謂義理之文者前乎六經四書後乎濂洛關閩之著述是

也彼莊助等數子者詞賦焉耳諛諂焉耳而豈得有斯文耶

是歲上始爲微行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木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

直諫有所補益自謂避世

直諫有所補益金馬門

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  
文

相如以詞  
賦得幸

直諫有所  
補益

自謂避世  
金馬門

漢武帝本紀



東方朔諫  
除苑三不  
可何如  
南山陸海  
之地

相如諫出  
微

知者避危  
於無形

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  
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  
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馬  
重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能幾何是以  
障之乘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  
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  
之獸蹶不測之地犯屬軍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  
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言小可以  
論大

垂堂謂恐其墮墜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發明武帝踐祚未久輕

夫人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鳥可肆其輕挑身為正  
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輕宗廟  
藝神器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况又因之起苑囿之役乎

始置五經  
博士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書法書置博士也

武帝有功  
於儒教

丘瓊山曰秦焚詩書惟存博士官五經為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  
嚮風公相接受以為世業武  
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丙午六年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監蚡驕奢治宅申諸第田  
圍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日奏事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吾亦欲除  
吏

石太守權移至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  
少府官屬也工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武庫在未央宮蕭是後乃稍退

政權不可  
一日不在  
朝廷

陳季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則亂在臺閣則亡國家之興亡  
治亂皆本諸此田蚡專權恣肆使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  
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自此以後薦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



天下事制之在始

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執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閣儒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綱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綱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閩越王郢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

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等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昔三代之盛胡

越不受正朔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

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

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羞之是時漢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

發明帝自二年以後災異多矣正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乃興師動衆從事荒服兵禍蓋自此始

綱以汲黯為主爵都尉○時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使黯往視

兵禍自此始汲黯以嚴

以中國而勞夷狄天子有征無戰

汲黯稱制開倉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甚矣汲黯之難

汲黯何如人

汲黯社稷

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

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好清淨擇

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肯小黜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

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難也群臣或

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也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括

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首肯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於黯近之矣

唐虞之治  
不越此  
好名爲治  
之累  
閻武帝有  
志慕古而  
治效遠不  
逮高文何  
如  
武帝之  
待汲黯唐  
太宗之待  
盧世南何  
初令郡國

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霸假之徒也。故善唐虞之治，無非理身而修身，莫先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爲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遠，取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折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爲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若顧其力之所可爲而行之，爾天

蘇東坡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而沒思。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也。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行營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城，所以望烽燧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憂，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

司馬公曰：事以嚴終爲稱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傲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哉。

袁了凡曰：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以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不識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而爲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者，然不可不爲訓。

戊申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方士李少翁見上，善爲巧，疾竈中，多中上意。言祠竈則致物，致物出見，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主養精神，安魂魄。大洞壽可益蓬萊僊鍊，直經云：丹砂鍊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爲黃金也。

廣而苦不識，爲將者亦嚴而已。

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行營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城，所以望烽燧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憂，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

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行營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城，所以望烽燧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憂，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



春秋之書  
謹嚴  
愈深得春  
秋之旨

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遺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

上燕齊廷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矣史記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自謂七十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常從政安侯飲生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上

有故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刺果齊桓公器一宮盡賦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尹遂昌曰**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祀竈之事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謹嚴之意

見於書法之間者也文帝祠雍雖有作備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為已私而設爾

**丁南湖曰**李德裕論秦皇漢武英才遠畧豈不寤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宮中無事以此遣問耳愚謂秦皇計傳萬世其欲無厭而武帝之多欲

一一如汲黯之見故神仙諸術適投其欲而方士之詐曷嘗有寤也德裕斯言淺乎

知二帝者矣

**綱**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

吏自殺○**罽時馬邑**在鴈門郡今朔州城是也豪轟壹家帥也史記作轟翁因天行王恢言匈奴

物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

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

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功或作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

今為五世利臣切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

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

聖人以天  
以為度

和親為五  
世利

高帝所以  
休天下之

心

匈奴故擊

匈奴韓安

國王恢之

計何如

王恢馬邑

之詐

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

奴絕和親然尚會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書法**書誘何醜之也匈奴未聞犯塞而輕聽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為可醜也曷為獨首恢首事也

**食貨志**帝承文景之蓄積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摺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襍額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



祖利之臣

自此始

武帝雄吞

不世出

覆者用兵

奇道

善者靡

不勝

武帝復仇

之義

武帝本自

無仇可復

不鮮夫下其其勞干戈日滋行若齋居若選中外騷然

百姓利故財力衰耗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胡致堂曰**武帝雄吞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

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

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尹起莘曰**匈奴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况前年求和方從

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於輕敵呂治

而夷狄警諸禽獸物不足與較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讎可復持不過因

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為詐

誘之謀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歟

**綱**唐成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目**初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

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賢幸嬰失勢宿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

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穎川言灌夫

橫于穎川郡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辨之東朝太后之朝也

也朝廷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

敢堅太后怒不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

**綱**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漢以私意殺嬰綱目漢史謂其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放曠之于以見

筆之以不沒其實爾

**目**辛丑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被服造次必如儒者

**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皆古

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三宮辟雍明

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春正月還而卒謚曰獻書法卒何以書贊之也贊之

**班孟堅曰**數人以晏安為鵠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

雅卓爾不群河

**司馬公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

抑斯人之不幸和

蜀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和

**綱**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目**唐蒙上書言南越王名為

河間王大  
雅卓爾不  
群帝王之  
復還

漢以私意  
殺嬰  
綱目  
筆之以不  
沒其實爾

竇嬰上書  
救灌夫  
韓安國兩  
是之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上書言南越王名為



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漢犍為郡○史

制越一奇

記註夜郎者物有女流於遊水有二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精兵可十

餘萬浮船犴狎音臧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宿郎道為置吏上乃

相如諭告

拜蒙為中郎將置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

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相如還報聽其言拜中郎將通西夷置郡縣按卓王孫之女卓文君私奔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為寵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

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自以得交納長卿晚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

夷不為用相如欲陳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

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竊東坡曰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途君之惡

以致恭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

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且諛諛之意危而不已猶作封

禪書相如誠小人也哉

發卒治鴈門險阻書法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

及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議之

皇后陳氏廢○自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

奉如法實犬主大慙懼稽顙謝上尉諭之初上嘗置酒王家見主所幸賈

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

主置酒宣室未央殿前正室齋則居之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辭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

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愆於六經而偃以靡麗

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

已設飲後令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

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禹持文法深刺拘守職之

吏謂拘刺於因循守作見知法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吏傳相監司用

職無所改作之吏

為故縱則以其罪罪之

東方朔辭  
董偃有斬  
罪三

宣室先帝  
之正處

張趙作見  
知法



用法益利自此始以公孫弘為博士

法益利自此始

綱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

次續食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今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

之借同也令所徵者臨菑人苗川漢縣名今屬山東濟南府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

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

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

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遂七旬反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

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此有天下之等者也禮樂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

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

則應比類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八者治之本

地之和應

形和則穀和穀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

畜蕃嘉禾興草木生山不童漢書註山無草木曰童澤不涸涸胡各反此和之至也

也綱目按云臣聞作若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

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禁之餘烈

也禁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

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天子擢弘對為

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

書法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袁了凡曰弘初徵為博士使匈奴還不合帝意免歸元光五年復以賢

益邁則智益深此時為善順上旨之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既拜博士

復上疏言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帝以策書問弘

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贊而弘對且曰操曲木者不累

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期年而變臣弘尚切遲之蓋弘以遲暮遭逢雅知

知者術之

四者治之本

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

銅馬去獻之詔

如

漢以重

仲舒為江

都公孫弘

為博士何

如



魏固斥公孫弘  
公孫子務  
正學以言

帝善功好銳故盛誇致理  
之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反目而事固**  
言弘雖事固而正目視之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

**丁南湖曰**  
及實太后好老子言固對曰此家人言耳而致太后之怒夫固者蓋一端人也於是孝景以為為廉直拜清河太傅至武帝以賢良召之乃即寵弘之曲學而黜固之老成亦異於用人之孝景矣

**袁了凡曰**  
固始以治詩被徵為實太后弗悅嘗使人圍擊彘已大結時也胡為乎不憚馳驅偶旅然來哉宜諸儒之嫉毀也然性廉直不苟合公孫弘亦不目事之固曰公孫子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刑居然矣

開端使人  
主自擇  
弘詐  
及黜廷詰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與諍上以其行慎厚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

**忠上問弘弘對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之**

公孫弘以  
順為正  
公孫弘出  
子兩若之  
間

**呂東萊曰**  
武帝深知黜之忠雅以為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此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為正何必求仲已之論哉蓋專為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敬專為強直則人主敬之而不親弘出子兩若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

**真西山曰**  
申不害將說韓王而未知王之欲乃微謂趙車趙昆各進諫而推其後此正我國縱橫家流押闖以言於王王大悅之弘使黯先發之術弘之學不正如此真奸人也

**王子六年冬初等商車**  
趙商賈車之稅也

無所事事  
者收其效  
問漢文咸  
相除賦而  
財反有餘

**陳季雅曰**  
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帝躬行而無所事事者顧收其效耶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於文帝加之問焉彼其休養生息至於六七十年載之閒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非不至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均輸有矣鹽酒權矣其區處調

漢武帝  
莫大乎此



漢武獨取  
橫征而財  
反不足其  
故何哉

理織悉備具則其財用宜益滋也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渾邪  
之降至不能具二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類不得祿何其若是稟稟也  
夫天下非小盛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也帝不能  
清靜無為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其財之不足  
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美  
商告絀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即也而世家之子弟  
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耐金也  
所以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  
審而貨財流通賦租之上上不勝用矣

**監匈奴入上谷遣將軍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各萬騎擊胡公孫賀無**

擬漢賜衛  
青關內侯

**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唯青得首虜七百人賜爵關內侯**

衛青將帥  
材

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  
之邑食其租稅謂之關內侯也  
**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有將帥材遇**

**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天下服上  
知人

**丁南湖曰**論史者譏武帝一喜衛霍禍及邊鄙固矣然青凡七出擊匈  
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而能不以富貴自侈好仁喜士奉法遵職不敢  
以進退人才為己任是其美德也孰意僮奴之產而有若人者耶

定不舉孝  
法

**綱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監詔曰朕深詔執事與**

世賢受上  
賞

**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

**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不勝任當免奏可**

四科終漢  
世不變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隨時設日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  
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  
多出此途也然遇以為碩人宏博之材要非科日所能得限人以科目  
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為甲乙  
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  
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中韓之言陳湯  
舉茂材而有其不奔父喪之罪徐舉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  
人而得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  
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  
雖不由科目也進而辟書雖門選按州縣等而上  
之與科目之進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漢不專倚  
科目

**綱皇太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  
志亂始也於是衛青

太子以兵  
始

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  
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

漢武行之二



漢之飛將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綱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司馬遷人主父偃主父復姓嚴安無終

主父偃諫伐匈奴

人徐樂無終燕郡已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擯必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今徇南夷朝桓郎謂在朝降羗羗與羗並西南夷皆來降畧

王萌五解

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凡言略地謂行而取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城此人之

三者涉之所以為資

巷舊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蔽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王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

公等何相見之晚

公等何相見之晚

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

死即五鼎烹耳

丁南湖曰

權能者禍敗之門驕橫者喪亡之孽主父嚴徐三人同一上書求用也嚴徐無甚超顯乃得令終而主父獨擅權寵肆為



主父偃謀  
分王諸侯  
子弟  
問主父偃  
之請封國  
邑罷錯之  
謀削諸侯  
得失何如  
古者諸侯  
不過百里  
徙郡國家  
繼於茂陵

騎橫是以為意到期而竟遭族滅  
此可為知得而不知喪者之戒矣

甲寅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  
師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曰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適讀適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  
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徙郡國家繼於茂陵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  
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輒入郭解關  
東大俠也輒音只輒河內邑郭解字翁伯解音蟹俠任俠也蓋相與信為  
在從中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橫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謂以權力俠  
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受徙解家解平生睡也睡者相嗔怒而見齒也殺人甚眾上

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  
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問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  
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眦睚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遊俠傳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差等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  
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記曲禮列國之大夫自稱曰陪臣陪重也夷陵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魏安釐王異州弟公子無忌趙有平原趙惠文王弟趙勝齊  
有孟嘗孟嘗田文也楚有春申春申黃歇也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  
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虞卿趙孝成王  
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周庇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  
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孟音厄  
腕烏貫

四豪為稱首  
漢代考



反○王氏曰：楹與扼通，澗與擊通，遊俠傳楹擊。於是背公死黨之議。  
 封禪書：扼腕自言四豪，卽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也。  
 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濶，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  
 豨王氏曰：代國相也。豨許豈反。從車千乘，而吳濩高帝兄喜之子。濩，淮南高帝孫。  
 也。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王氏曰：孝文皇后從兄。淮南封淮南王。武安孝景  
 同母弟田封武安侯。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封魏其侯。郭解封陽人。之徒亦以俠  
 顯也。驚於閭閻，權行州城，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王氏曰：衛有蒯聩之亂，季  
 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夫解  
 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  
 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末流，殺身  
 亡宗，非不幸也。

郭解有絕異之姿  
明王齊之以禮法

荀仲豫曰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激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人矣。

曰：主父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苗殷富，罪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與其姊淫亂也。請治之。於是拜偃爲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書法：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曷爲書誅切其王，令自殺，偃之橫至此極矣，不誅則何以謝天下，綱目書齊相，正名也。

以孔臧爲太常。○自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

三游德之賊  
聖王經國序民  
風俗定而大化成人

世以經學爲業



漢以孔威為太常

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之卯三年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時通西南夷東至

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蔽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士策弘不得乃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公孫弘亦有長處

劉元城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上式族郭解

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故父子絕南越帝由是移怒列

情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

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睡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和卒族

二事得大臣之體

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

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

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袁了凡曰

史著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俸祿給故人賓客家無所

以布被賀怨曰弘內服貂裘外衣麻象內厨五膳外膳一殺豈可以示

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以祿給故人者亦未必贍

雖出於伎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為三公俸祿甚厚然為布被此

詐也則固深挾其微矣又曰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

弘詐也曹操為員木驚枕而溫公亦驚枕然

公勤也操精也君子何憚跡同於小人哉

張湯舞智御人

綱以張湯為廷尉○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

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倪寬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獄湯於故人子

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嚴譽汲黯數言湯於上

前質正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紛更之為言何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文深謂文法深刺也黯抗厲守高不能屈抗健也忿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重足而立謂重

謹亂行言畏之甚也側目而視矣書法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馬二君之仁暴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二十一



二君仁暴於此可見矣

**袁了凡曰**公孫弘恃克而獨數稱奇張湯兩人朋奸於孝武之世而史亦專阿主意弘以祿給故人性行亦畧相似按弘不肯廷諍以順上旨而湯厚生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湯亦交通賓客造請不避寒暑弘性意忌有隙者陽與善而終報之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其力而湯亦收接士大夫心雖不合陽浮慕之及治獄皆窮竟根本殺嚴助伍被巧排大臣事多相類若此蓋蠅應聲而集腥羸群力而赴穢小人之性必合亦勢也耶

**丁巳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平津鄉名在南郡高平津縣弘所封平津在滄州鹽山縣南

**丞相封侯**自弘始

**與參謀議**而引接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嘗奏禁民毋得挾弓弩吾吾壽

**王曰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

**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抵法禁是擅威賊而奪民救也上以難弘弘性意忌外寬內深**

**言其中心刻剝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通詐也後竟報其過

**意多忌害人也**

**踏常而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蓋重臣不能任請徙汲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陳潛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求無入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

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固未開利祿之門而使儒者競章句之末習弘無軍功

而超取相位固未開利祿之門而使儒者競章句之末習弘無軍功

而猶欲假封侯以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直儒侯者

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

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

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

**袁了凡曰**古帝王命相崇德尚賢寧獨掄功於鞍馬哉如必軍功始侯

景守漢法相沿登相者率材官職張馥戲車之屬武帝稍變而用公

孫弘以儒者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陳氏以為變之未善

也然文景以前相皆以文學爰立而衰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伎克之齊人

也然則相非其人亦何擇於文武之際哉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擊之殺獲其眾拜衛青**

丞相不拜

漢武帝一舉而兩失

武帝不善變法所以

公孫弘請徙黯為右

內史

漢武帝二卷



大將軍有揖客

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龍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音仇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

**呂東萊曰**

仗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養之何如耳高祖之

田甲有列士之風

**袁了凡曰**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黜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

不冠不見汲黯

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呂東萊曰**

漢武帝踞側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

勸學與禮為天下先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蓋聞道莫以禮風民以樂

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能通二藝以上補文

學掌故以其文學習禮儀者為之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輕

自明

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輕

杜稷獨許

君子正言

擬漢之禮

禮記



賜吳王不  
朝孝武賜  
如朝得失何

不以吳王  
累文帝

衛青不誅  
蘇建

見為臣不  
敢專權

斬不誅  
建何如  
霍去病封  
侯

武帝置武  
功爵

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且積金錢郎中伍被願奮擊匈奴  
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詔削二縣安耻之為謀  
反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不相能賜恐為所并亦為反具當入朝過

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書法前淮南王  
安嘗書賜  
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誅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歎病於是帝賜  
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  
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  
戲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比也

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  
建前將軍趙信奔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  
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  
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  
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

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  
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郭大有曰蘇建失律當以軍法從事衛青不即誅之而囚請行在所蓋  
以刑辟不專於已乾剛獨斷於君不惟守臣分亦且尊朝廷  
方諸田稷直之斬莊賈不同也直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尊  
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槩論哉

袁了凡曰衛青為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慎密謝遠權勢迄保全其  
之功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及蘇建從征失律則囚致於朝  
不敢專戮此蓋欲使威福之柄一歸人主恂也古良將風信越不及  
也史稱其以柔和平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嗟夫使青之賢有稱於  
天下縱不為國禍亦豈其身家之福哉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  
經用竭  
於是大司農大司農秦官名主司錢穀金帛邊  
鄉調度皆為報給秩比四百石經用竭經常也謂常  
用之錢竭盡不足

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管官名曰武功爵贖  
茂陵中書有武功爵十一級一曰造士二羽與衛三良士四元戎  
士五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鄉九執戎十政戾疾長十一軍衛吏道雜

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爵者國之公器

**尹起莘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是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始以天瑞紀元

**綱**已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綱**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書法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也所以譏其夫也

汲黯難惑以非發蒙振落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綱**初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曰復為反謀召中郎伍被預議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會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刎死○**綱**立皇子據為皇太子

汲黯寢淮南之謀

張騫使西域

**綱**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邛竹杖天竺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書法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

**丁南湖曰**班史替漢奉使則張騫蘇武予竊怪其並稱之謬也騫之用臣此其罪魁矣而豈得與武之忠節並耶

去病自天幸

**綱**庚申二年春正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綱**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綱**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由此去病日益親貴比大將軍矣書法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幾深入也

**綱**秋匈奴渾邪王降屬為王之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從民賞馬



汲黯新音世  
長安令

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

一屬國

武帝寵用  
如光武長策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  
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渡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  
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所謂庇其業而  
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邊近也隴西北地上郡因其故俗為五屬  
國因其故俗為屬國猶未與中國雜處也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耳

武帝寵用  
如光武長策

林之奇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獨其征伐為然也如東夷歲  
一空夫王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迫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  
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無  
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王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策乎  
目休屠王太子曰磾休許料反屠音儲匈奴所封王地后降漢武帝開置縣屬武城郡磾丁奚反沒入官輸黃  
門養馬久之曰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貴重  
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曰磾姓金氏

魏瑩故智

得神馬於  
渥洼水中

辛酉三年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發明此魏瑩移民後粟之故智也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墩煌郡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墩煌郡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墩煌郡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

李延年為  
協律都尉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  
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

王若作樂  
以化兆民

歌元封元年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太始三年二月幸東



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  
漢武元門作歌也

丁南湖曰

嘗考樂府之制蓋自成周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則今唐山夫人造為歌辭高帝崩令沛得以此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帝無所增更於樂府而孝惠二年則命夏侯實為樂府令說者以樂府起於武帝殆非也蓋武帝神馬等歌始為新聲不用舊辭耳

才猶有用  
之器  
臣心猶以  
為非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信愛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人才猶有用之哭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

置監鐵官  
笑鑄錢舟  
車

壬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天空空若貢反缺也而富商大賈治鐵煮鹽財或繁萬金繁古累字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三人言利  
析秋毫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計策三人言利事析秋毫言利事纖悉皆能分析其秋毫也公卿又請美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張湯入自足供一歲之用矣必廣為漁取以

臣

本食生民  
之命

太史公識  
得此意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歛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鉗天下之口使之悅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興功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歛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法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發格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至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傳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綱以上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

天子使問式欲官乎式曰不願也使者問曰有冤欲言乎式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如此而匈奴  
奴可滅



上式長者

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宋潛溪曰**：啓豐之君必有從諫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諫之臣而助桀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官尊身顯，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丁南湖曰**：漢方事匈奴，而上式願輸財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而特擅寵眷矣。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平式乎？何不先眾人而為之乎？此潛室陳公之文，誠善論式矣。但式以家財盡讓其弟，弟貧而復分給之，則孝友之行，君子不可以不錄也。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具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

李廣數奇

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識而起，行意甚愠，怒廣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封簿，廣羞之，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斬首七萬級，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青為人仁愛，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

門下唯任安不肯  
如方畧何  
去病無以家為  
兩人志操如此  
幕南無王庭

庭

一

漢書

二十八



**書法** 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幾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亦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甚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于漢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因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障間能使虜無入乎山不得已應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書法** 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

**賴東坡曰** 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士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敬聞所謂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綱** 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

見乳虎

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時趙禹張湯以深刺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沒贖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王

溫舒為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上書通坐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書法** 春之後不復行刑故欲更加一月以上以為能擢為中尉

完足論囚之事其慘刺不道如此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壑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言其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書法** 少翁變大罪不容於誅也 祠曰深 押左道書方士必以伏誅書之

癸亥五年召拜沒贖為淮陽太守贖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捨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

以及贖為淮陽太守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願出入禁闥



得君之重  
卧而治  
國武帝以  
汲黯為淮  
陽太守宣  
帝以望之  
為平原太  
守得夫何

陽和吾召君矣今猶言即今謂今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君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天行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  
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  
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  
歲而卒

汲黯以愛  
君為心  
察朝無人

胡致堂曰漢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以為東淮太守其為調者以嚴見憚  
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  
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補  
導建明諫止收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  
不用而許昌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  
待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  
著名氏獨丞相綱焉其有以哉

張湯謀  
既死而囑其子以屍諫於君者一也然帝抵息罪非以息嘗受黯言湯

錢文子曰黯非重內輕外以愛君為心也大  
袁了凡曰說者以武帝之言遂謂黯薄淮陽也此豈喻黯之衷哉黯先  
張湯謀其子告李息之言身既逐而託其友以忠告於君猶史魚身  
既死而囑其子以屍諫於君者一也然帝抵息罪非以息嘗受黯言湯

類異以反  
屢見誅

綱甲子六年殺大農令顏異○黯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  
類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友  
唇湯奏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比而公卿大夫多語取容矣

知人必自  
聽言始

胡致堂曰昏王姦臣未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  
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  
監之而後益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  
一人而為國家添計者亦不得獨談言矣雖然其後又有妖言令則  
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不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  
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數奏以言既觀  
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  
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  
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  
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  
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乎立法如此其不商紂剖比于觀七竅  
也者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  
之誅嗚呼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



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誦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誦諛也况立法以詔之乎

綱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丙寅二年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怨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女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廢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射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為書謝因曰嗾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

張湯為吏堅足

張湯佯驚固宜有

湯世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聞之乃盡察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張湯七葉顯榮

安世保輔漢室

連醫者有後

胡致堂曰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也愚謂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貴宜壽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偏心淺智

九綱監甫 漢武帝二



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冥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亦自修而已矣

**袁了凡曰**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之傳贊明言其並起

兩人不少置而明著其以子孫貴盛故別傳非諱之也蓋傳酷吏本以示戒若使殺人阿意者無於世之報則繆於公高閭嚴極除暴之誼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於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於彼也斯班史之微意與又曰湯坐事死其母葬之不禮帝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嚴延年報獄過當母策其必被慘後歲餘果敗人莫不醫智其母此兩人皆西漢酷吏不謂乃皆有母也然湯母誠慧何不於湯存而一言戒之及死而對然出怨詞非坐罪其子也而要其剛悍婦人耳湯之惡母與有助焉若嚴母則信無忝賢智矣雋不疑母喜其子多所平反否則怒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嚴母乎當與雋母同傳芬芳彤史特其子不如也

**鑑**三月起栢梁臺臺在長安城北關內三輔云用香栢為殿梁香閣十里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

長生三輔黃圖云建章宮神明臺上有銅仙人舒手掌捧銅盤王杯以承雲表之清露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綱**夏置均輸禁郡國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

**綱**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烏孫西域國名在大宛東北烏孫於西域者其種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有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為然使

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置酒泉

武陵郡武陵郡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置酒泉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書法自張騫使西域於

**綱**丁卯三年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國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綱**尹起莘曰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為色目

**綱**戊辰四年春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發明以方士而尚主則

**綱**方士樂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

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

之者所以著其失也

樂大處之不疑

株送徒入財補郎

以用

之爾

是八年矣書

譏遠也

集生駒皆汗血因號

天馬一曰可致千里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二



漢書卷之...

羨門之屬安期羨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

也然臣師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今為親屬

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尚衛長公主

尚奉也奉事公主也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游俠傳作搃腕

不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史記上既誅文成後悔恨

言大將使驗小方關其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黃金不流乃拜

又刺王印使使居月餘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四金印

弗臣也五利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頗能使之治裝入海求其

陳永嘉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教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故開

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誦試欲開其侈也則以

也則以禱試欲開其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

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關其公孫卿以仙跡中朱崖之建瓴瑁中之

也辨柯越雋之開狗警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

武帝多欲  
在累  
府中皆稱  
廉平  
亞夫弗任  
趙禹  
兒寬務在  
得人心

綱以兒寬為左內史○初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酷急至

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

寬兒儒林傳兒寬務在得人心傳作兒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課試也上功曰殿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

綱遺使諭南越入朝書論入朝議也非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

綱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武帝多欲  
在累  
府中皆稱  
廉平  
亞夫弗任  
趙禹  
兒寬務在  
得人心

武帝多欲  
在累  
府中皆稱  
廉平  
亞夫弗任  
趙禹  
兒寬務在  
得人心

敬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欲之為累哉○朱崖今廣東瓊州府

以其地產玳瑁故置郡詳柯即今四川烏蒙軍民府是越雋郡今四川

行都指揮使司是柯似穀樹葉如桑葉用葉作醬酢差蜀人以為珍味

大宛出善馬日行二千里號天馬葡萄出於大宛張騫所得有黃白黑

武帝多欲  
在累  
府中皆稱  
廉平  
亞夫弗任  
趙禹  
兒寬務在  
得人心



去妻子如  
脫履  
賜上式爵  
閣內侯  
父子請往  
死南越

獻金助祭

九卿更進  
用事  
石慶醇謹

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鬚下迎黃帝帝

騎龍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葉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綱已巳五年冬賜上式爵閣內侯○國初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與

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上遣路博德等擊之齊相上式上書請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閣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綱九月嘗酌列侯白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國時列侯以百

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酌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

金有輕及色惡者上乃令勅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

酌金輕下獄自殺○發明列侯一日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耶是

書其罪哉

綱以石慶為丞相○鑑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見

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史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其博謹大略可見為齊相舉

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後為太子太傅元鼎五

年制詔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後立侯

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後立侯

而言諸天子天子近臣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

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六命

九卿固也月宰相也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特不可盡信抑蓋重

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與宰相爭權則朝廷

紛紛何時定乎

**戴永嘉曰**

天子近臣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

而言諸天子天子近臣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

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六命

九卿固也月宰相也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特不可盡信抑蓋重

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與宰相爭權則朝廷

紛紛何時定乎

而言諸天子天子近臣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

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六命

宰相輔天  
子以出治  
九卿他日  
宰相

**丁南湖曰**

治道莫善於文學莫不善於致利與峻法茲史傳之文先致

是意而峻法則所以致利也若文學則

好名而為耳故史家之次序如此

**監庚午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珠崖等九郡**

南海縣今廣州是也珠

崖地在大海中崖岸之

僂者非有  
求人

**綱帝如漢氏觀大人跡○自公孫卿言見仙人跡漢氏城上上親往視問**

**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僂者非有求人在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

以名部

遂平南以其地為牂牁郡今四川烏

蒙軍民府

南海縣今廣州是也珠

崖地在大海中崖岸之



積以歲月乃可致

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邑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以上式為御史大夫

綱以上式為御史大夫。○鑑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

借式以諷天下

由是不悅上式書法。○書法上式爵關內侯。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

以此兩端中上意是商賈之道

胡致堂曰。漢以賈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三公者。式無文學。至

以此兩端中上意是商賈之道

綱帝自制封禪儀。○鑑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泰山在

州博城。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對曰。

封泰山禪梁父。梁父泰山下小山名也。因昭姓考瑞也。致瑞謂致棟其端。

信即書所謂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

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穀而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書法。非古也。書議封禪禮也。未若書自制之為甚。議也。

丁南湖曰。相如文學儒雅。而封禪因之始兒寬儒雅矣。而封禪因之成漢

而寬也。綴之以文。其伎鳴呼。而封禪因之成漢。而寬也。綴之以文。其伎鳴呼。而封禪因之成漢。

綱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自上以古者

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服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

為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雲陽地名在陝西。西歷五原。五原即九原郡也。

西北登單于臺。單于臺在山西大同府城。至朔方。臨北河。遣鄣星單

漢武登單于臺

于臺。西北登單于臺。單于臺在山西大同府城。至朔方。臨北河。遣鄣星單



天子自將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

北闕未央宮之前殿也

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不能亟來臣服單于怒留吉上乃還

鑑以上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閻公孫弘

董仲舒兒

寬儒雅何

如

漢世得人

之盛

閻張蓋蘇

武奉使何

如

屢時版築

飯牛之朋

贊曰

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之安府庫充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也如蒲輪迎穆生見上父而歎息曰群士慕嚮異人並出上式拔於芻牧弘等十擢於賈豎青奮於奴僕曰彈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甚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為行則石建石慶真直則汲黯上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惠對則嚴助朱買臣替數則唐都洛下四因協律則李延年董策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共矣及也歟

丁南湖曰

孔子贊唐虞人才曰於斯為盛盛也者多也美也若漢之得百里奚其與上式等迹同而實異夫豈可謂之朋也又以公孫弘而先於董仲舒以張騫而先於蘇武以霍光金日磾而致於諸人之後凡此類誠不足為信史矣

鑑東越王餘善反漢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眾降上以闔地險阻數反

覆終為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鑑正月上行幸緱氏

緱氏漢縣名在河南府偃師縣今廢之

禮祭中嶽大室

呼萬歲者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

八神八神即封禪書所說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泰山梁父三兵主祠八神尤四陰至祠三山五陽至祠之置六月至祠之來七日至祠成山群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

白雲山對

就是地留宿還封禪其封禪祠但若有光晝有白雲山對中

以爲瑞也方士更言蓬萊蓬萊山名在東海中乃神仙遊息之所四面環以弱水惟飛仙能到也諸神若將

家方爾諫

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

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

至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鑑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

桑弘羊作

平準法

平準法



之法大司農官有均輸令丞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相灌輸謂以其土地

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平準官名也都受天下委輸委

送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置平準于京師大農有令丞

也謂輸送委積者貴即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

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

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

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阜上令官求雨上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夫乃雨

**尹遂昌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然弘羊非取其

對神祖之言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弘羊所以欺武帝也善乎司馬光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

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

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石曼卿曰**嗚呼堂堂大朝奄有萬國民之所蓄孰非君之所

有乃與商賈競刀鋸之利乎玷辱國體不假言矣

**壬申二年夏作紫雲廉桂觀通天臺**○同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百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發明

武帝為求仙而

梁臺作承露盤立太壇越祠不一而足至此文作紫雲廉桂觀通天臺

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于冊所以著武帝之失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枝

**尹起莘曰**觀以之紀元用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修誇張而後

封天旱意乾

**上以天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旱意乾封乎**封之土乾燥乎

**書法**上書產芝下書旱

**綱秋作明堂於汶山**○同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

**濟南公王帶**公王覆姓

**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為溝通水以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

**上如其圖**汶上縣名今

**書法**於汶上何譏也禮在

**綱以杜周為廷尉**○同周外寬內深刺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

**歲至千餘章遠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國陽於汶上非地矣

汶上縣名今

國陽於汶上非地矣

汶上縣名今

國陽於汶上非地矣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上式請烹弘羊

弘羊所以欺武帝此言真萬世藥石

世藥石司馬公之

天旱意乾封芝不為瑞作明堂於汶上

九國書

漢書



酒泉列亭  
置至王門

蓋英西三年將軍趙破奴擊車師車師西域國名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

庭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王門矣酒泉漢郡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封井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薤建營責責以招選賢者青曰招

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倣此意

陳止齋曰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

之禍其鑿未遠也况青握兵百萬振威沙漠安世身總楚旅司國之命

蓋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拓境乃制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

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蓋上以名臣文武筆畫乃下詔

士有負俗  
之累而立  
功名

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現徒計反蹏也

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言馬有逸跡弛之士跡士各反跡者跡若無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卿壹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

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大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色尚黃數用五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定官守協音律定

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史記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

君遂昌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

時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

聖門四代  
禮樂  
百世不易  
之法

漢武帝



獨此言焉

五瓊山曰書造曆始此按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商周魯是也秦用正朔紀實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曆自是以後曆法數改矣

拜廣利為武師將軍

漢使人西域言宛有善馬在武師城在大宛其地多善馬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武師將軍以伐宛後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為海西侯海西漢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直隸真定府按史記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作為歌詩曰天馬來兮從四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西夷服

不負高帝之約武帝有見於封國

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軍以伐宛後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為海西侯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賢思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

尹起莘曰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匹則其輕重亦為不類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為馬故爾率禽獸而食人肉其禍可勝道哉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自溫舒少文居廷愔愔不辯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閭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者

王溫舒罪至五族公孫賀不受相

是坐為效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尤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繼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袁了凡曰石慶為丞相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視萬石君以自輔乃多俸用子孫從以私恩庇之耳及慶死後多以罪去而慶在時田仁劾河東太守縱恣尤甚即慶之子也其如萬石君家範何然則孝謹之衰實自慶始

班史咎其子孫非也胡致堂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呪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始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使賀為相盡忠舉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綱已卯三年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公孫賀未策有自善之



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  
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  
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見侯纒囚人罔  
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罔之密也

春秋大復  
仇之義

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讎也何離爾遠  
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蘇武使匈奴  
衛律說蘇

因盡歸路克國等遣使來獻  
辛巳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誘  
以富貴欲降之衛律者漢人因使匈奴遂降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豈

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王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蘇武使匈奴  
牧乳乃得

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勝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善江孝反藏也  
地而絕不飲食飲於禁反天雨雪武卧齧雪齧魚結反與旃毛并咽之咽音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北海即上海使牧羝羝羊也

羝乳乃得歸王氏曰乳去穀育也羝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愚按燕子卿堂大節齧雪吞旃間關海上凡

李陵有舊  
之風

絕其後也歟  
壬午二年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  
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



九經全書

千人至浚稽山

一統志云浚稽山在鞏鞏國中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

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

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

于得敢大喜遂遮道遮道猶言遮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

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太史令

司馬遷太史令古之曆正也周禮為春官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

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酒教孽麵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反却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

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功足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言彼之所以不盡死節而陷匈奴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

遷腐刑腐宮刑也大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司馬遷傳曰初

來迄于麟趾變春秋編年為本紀為表為書為世家為列傳自黃帝始

遷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其書遂傳

本陵有國士之風

古名將不過

有以失

君臣之負

累相直

道家忌三世為將

是非頗謬

司馬遷有

良史之材

胡致堂曰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殺行

言以為沮貳師而為陵遊說後則既知傳德姦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

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為兵而族陵家陵饋軍降虜固曰有罪

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累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

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導不知

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

謂陵者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會不知呂望乘旄仗節其子繼掌

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丁南湖曰李陵之降虜而馬遷亦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帝矣孟堅

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

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斯

則善論

班固贊曰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

漢詳矣至于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無謂

挂不安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

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游俠則退

良史之材

良史之材

良史之材

良史之材



小推法伯

馬漢言陵

志勇

作泥命法

上下以文

立君為人

不能以知自全既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綱目斷曰李廣利驍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

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

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

足言者矣此周筆削之深意也

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

益輒流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擊斬或至萬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捕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

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畏安辭避法焉謂詐為虛文云無盜賊

胡致堂曰所謂立君者為人群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

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雜草者錢縛縛相尋於地上亦未

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

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

居上而寬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為盜哉

鑑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

今直隸河間府倉州是聞郡人雋不疑賢雋字州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濱

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

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祚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召拜不疑為

州刺史青州九州之一周禮云正東曰青蓋以上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今陞為府屬山東道

丁南湖曰史稱雋不疑為郡文學進退以禮其果當時之名賢乎按其子之偽三也霍光欲妻以女而固辭不肯四也班史特與疏廣等諸賢同傳可謂良史矣

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也多所縱捨以奉

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明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

丁南湖曰陰德積於吾心吾所獨知而人所不聞者也或以誇示於人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而乃泛於緝捨自謂陰德誇示於人以董後世之興不亦謬哉人見其諸孫為侯諸女為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秦

後世其興

九綱

五

莫

式

序

二



初推酒酤

大逆舉族誅夷賀竟為不祀之鬼陰德果安在哉  
癸未三年初推酒酤推音角小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爾雅謂之石扛今渡水之權因名

馬酤工護反

丁南湖曰

平準之法出而武帝尚如天下之大商推酤之令下而武帝遂如酒肆之貧賈

皇子弗陵

綱丁亥太始二年皇子弗陵生○曰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婕妤音妾言接

幸於上音于美稱也或從女居鉤弋宮趙婕妤行手可反屈如任身十四

月生任平殷孕也詩大明篇太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

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書法以書危太子也

司馬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天下無

非名也是以茲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綱以江充為水衡都尉趙敬肅王名彭祖景帝第始此矣故謹誌之○曰充初為趙敬肅王客

八子毋賈夫人之所生也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陰事謂陰謀

因

是八臣當如是

謀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充嘗從上嘗泉途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

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發明江充以告陰事見用

龍而用之使督察貴戚則其乘勢安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之儲貳社稷

宗祧所繫非貴近比况其家臣有過乃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特

書用充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他日巫蠱之變尚誰咎哉

綱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曰彭祖所幸淳姬生男號淳子

時淳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

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袁了凡曰趙王淳姬故江都易王寵姬也趙與江都親孝景子而趙為

人勃鞞柳子厚以為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淳宦豎曾不

是以已乃已有天下而反強長

孺之言慙以斯知克已難也

漢武帝二卷



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國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公孫賀捕朱安世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國賀子敬嚴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嚴罪果得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嚴與陽石公主私通呪詛上有惡言遂下獄父子死獄中家族○綱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任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國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戾即計反宣帝時追謚曰戾其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皇后太子寵凌衰皇后謂衛皇后太子謂太子據當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

太子守文之王

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龍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王安有贊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謂太子據也反音備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黃門蘇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常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伴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志也罵更相告訐以為呪詛上無道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承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崇音碎說文神禍也於是上以充

蘇文諧太子太子有喜色



江充治巫蠱

為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書不道當暴

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

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天

子不念秦扶藪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

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斬之賴文亡歸甘

泉言狀上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大怒賜丞相

璽書曰捕斬反者丞相將三輔近縣兵捕太子太子兵敗南奔覆蓋城門

司直田仁部開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上怒甚

虛關三老茂上書曰天子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

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

殺兒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

太子矯制

杖江充

田仁部開

城門

虛關三老

上書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世之業

太子承萬

悟然尚未顯然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死初上為太子立傳望

苑取義廣博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書法書法自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

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師傅師友

胡致堂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

毀之而不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傳

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被實六也縱方士巫

妄言而遽發兵捕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詰上自明而從

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

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而窮兵曠武大興土木巡遊

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蜂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

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人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尹起莘曰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陷誣太子一死不足以

武帝使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詰上自明遂白后

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

武帝十夫

武帝使之

之過

稱兵則不謂

之反不可得

也當是之時

使帝果能早



臣子當知命表

子者亦何類自立於世况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

袁了凡曰

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而巫蠱之禍所自始然景帝為太子而文帝亦為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苑至成帝建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為故事矣豈高帝世儒衣冠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後世遂相沿為制耶夫愛子者為遴師傳而教之乃徇私溺愛使自為引援其竟也不有植黨之嫌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慎乎故徵事之成則唐之弘文足以游揚聲名漸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技異遂為禍源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

○辛卯三年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鑑吏民以巫蠱相告言

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

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

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

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而族滅江充家焚蘓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為歸來望思之臺

思之臺於湖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天下聞而悲之

書法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其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

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

劉屏山曰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

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

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冤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

心故乘間而開說也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

其悔恨按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

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壬辰四年三月帝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

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

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時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天下豈有僊人

鴻臚言是

田千秋敦厚有智

言悟主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事故一言

悟主傳中

亦言千秋

敦厚有智

豈當時

見此意耶

史臣亦微

其悔恨按

以鬼神之



書法 書遣方士求神僊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  
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達世矣書此幸之也不則終身弗悟與秦

皇何  
異焉

胡致堂曰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  
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  
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  
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覆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  
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  
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綱四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田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文無闕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一言即上方士言神僊數月取

田千秋以  
一言取相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

武帝輪臺  
之悔

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可遣屯田卒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欲於常賦之外每助邊

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

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當言漢極

大狼走羊

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乃若師敗軍士死咥離

散言死及自離故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

此五伯所  
弗為

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大將軍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省明封

侯之賞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擅賦非力本

農竭方本等農業備馬復令復音毒除也馬復者因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郡國

田千秋封  
富民侯  
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

二千石各上進高馬方略補邊狀方策術也畧計謀與計與上計之吏

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晦三晦古配字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

歲代處代易也歲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耨古配字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根深能風

旱能謂日耐以其根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書法 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于戈土木海內虛耗至是末年本  
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  
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

田千秋封  
富民侯  
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

此五伯所  
弗為

大狼走羊



天下未嘗無士

武帝初意甚天

醉而醒夢

武帝勇於改過

生子當置齊魯之卿

霍光可任大事

賜霍光

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成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尹起莘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欲窮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回視前日所為，始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頓治，亦何不可之有？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初，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大子，上書求人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天子百工，故有是名，書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言周公位冢宰，以成王年幼，故代王當國，南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蓋以光比周公也。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青鈞

人言云：非兒曹知如。夫人卒賜死，頃之，帝問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王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罪者之拓拔氏至以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胡致堂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子達，愚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毋不得稱后，毋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惜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

尹遂昌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陳氏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之，唐太宗，命高宗之，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胸中放下，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彼霍光，令人盡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然無事，彌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狀，下，暮無一言他日，群臣俯首聽命於頌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論者，以處之有道也。

聖人防患之道，不若此。

武帝此舉，未盡善。

聖人不能處難事。

聖人防患之道，不若此。

此。

人言云：非兒曹知如。

夫人卒賜死，頃之，帝問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王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罪者之拓拔氏至以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胡致堂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子達，愚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毋不得稱后，毋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惜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

尹遂昌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君行周公之事

監甲午二年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不能諱誰當

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謂去年使黃門圖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音支曰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

漢矣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

為車騎將軍大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天子所居門闥

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約尼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黃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

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謂郎僕射皆官名

識視光之進止處止進處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為

未央殿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

馬意誠不在

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

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于五柞宮

法令先帝所造

自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驕醉

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姊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

秦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

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

怒朔既而善之

萬世不易之常理

五瓊山曰

易之常理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君威權

已出之時猶之可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切委之武臣而

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位故受遺之詔不及丞相

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明有可尚者矣故書美之

君元首也相臣則君之股肱一體相須者也人君在位則賴

君之德佐治不幸而主少國疑則賴以奇命託孤此萬世不

東方朔奉觴上壽

漢武帝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託孤一節甚明

漢武帝表章六經

文章有三代之風

武帝雄才大畧

詩書所稱何加

世宗統一聖真

孝武能遵先王之道

武帝顧託得人

武帝有四事

平曰所謂丞相者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於潛移國祚其禍兆于此歟

**尹起莘曰**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然光目彈築三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

各海內舉其後茂與之立功興大學備知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

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

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章

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叙傳曰**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變茲永年

**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

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仁

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歟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始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

能處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

武帝所為益與六經戾夫豈直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

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

已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其有

問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熾息而清明之慮生是

以能審分付託昭帝之物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與

利之源空而惠澤復流行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四者相須而維持

能卒知悔過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

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霍昆湖曰**班固云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其不改文景之節儉以濟

之務才出於氣者可以送一身之欲文景之才出於理者可以成天下

出於氣者亦未多得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若此武帝初立罷黜百家表

章六經若可以為也數年後與士木興甲兵求神仙建封禪縱遊

問漢文帝與武帝之才同歟否

**皇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殫祭共領尚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直群臣相驚光**

天下想聞其風采

其風采



聖不可得  
明日增即  
洪二季

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重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以董彊

乙未始元元年燕王旦謀反赦弗治當誅書法書赦弗治何

徒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毋喜笑異他時或

無所出毋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秬侯金日磾卒 秬音托今濟陰成武縣有秬亭 ○初武帝以日磾捕

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秬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

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封侍中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以辟疆長  
舉為光祿  
大夫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以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

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今將軍當

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不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矣光然之乃擇

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

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

當時善政  
有補於民

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發明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漢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賑

戊戌四年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

休沐出桀嘗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

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 長公主為蓋侯妻故稱蓋長公主私近家

臣之稱猶言私人子客者 人之嘉稱也姓丁名外人 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至時得入

丁外人說  
立上官氏



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王足下何憂  
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王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婕妤遂立為后

不疑引經  
斷獄

大臣當用  
有經術  
不疑名重  
朝廷

○已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黃犢重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  
發言京兆尹萬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  
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謂既  
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  
於大義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  
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不疑古人  
不疑古人

程子曰

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蒯瞶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  
立他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

引春秋斷  
獄事何如

不疑處義  
未精  
霍光不學  
莫辯  
霍光格言

蒯瞶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然輒不可  
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  
曼姑王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  
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况與於國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  
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者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請但當  
以此下令叱使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世人  
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  
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袁了凡曰  
萬不疑斷黃犢車男子事程子胡氏論之當矣此特偽太子  
稱兵反亂之罪申先帝哀憐望思之情築宮茂陵而處之置守衛給衣  
食以終其天年可也

杜延年  
勸霍光儉  
約何如

安邊足用  
之用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不登流民未盡還宜備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  
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  
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彘弘羊獨  
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

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

美召

五十一



丁南湖曰

武帝奢侈而國脈幾亡矣杜周殘酷而家澤將斬矣延年乃欲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而首啓霍光之聽納是故漢祚

尚永而杜氏益昌皆此數語之力也人但知延年之孝足以蓋前人之德而孰知其忠足以救武帝之禍哉

又曰即諫與利欲烹弘羊是亦知退知喪故權寵漸衰而亦以壽統弘羊以鹽鐵等議逢迎武帝迫昭帝詔問賢良民所疾苦而猶主鹽鐵之議以情於退喪之道是以明年遂與謀反而身誅族滅班固作贊以二人並稱

蘇武還自匈奴

綱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自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說武曰人生如朝露耳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如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及壺衍鞞單于立國內垂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

李陵說蘇武

蘇武義士

雁足帛書

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疑乃歸武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

何以前言

庶幾曹柯之盟

今子卿知吾心

醫髮畫白

蘇武志士

蘇武全節可知

蘇武志士

蘇武全節可知

蘇武志士

蘇武全節可知

蘇武志士

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為法

今漢書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其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庶幾幸欲

而盟將功以贖罪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

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主外國來附者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胡致堂曰下式為齊相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馬不疑乃布衣用縑衣

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

之所為直志士仁人也豈直上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武序在位宜加

顯賞以勸其臣諒不亟除御史大夫猶常處之九卿然祗加典屬國之

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讒請亦不虛得矣

尹起莘曰武帝天漢元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

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

事故爾

○自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

○自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



霍光知時務之要  
稍優文景之業

減牛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書法**書遣歸何幾也不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同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然恨光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日都試也蹕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即侍御親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備用天子蹕蹕之制擅調益莫府校尉莫與幕通幕府若帥府也武帝常令衛青伐匈奴大也遷益幕府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告假歸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校尉官也

大將軍安

事公卿議弘羊當邀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至此帝不肯下其事不行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畫室中有周公負成王畫圖上問大將軍光

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句上

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句上曰將軍調校

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官名出納王命數奏萬幾左右皆

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懼自上小事不足追不足追上不聽後桀

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常祝以輔朕身敢有毀者

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君德莫大於至明  
周成王有慙德  
成康不足

**李德裕**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鼂錯成康不足侔矣

曰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拏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王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天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  
延年以聞九月詔捕祭安弘年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王燕王皆自殺  
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武帝知子之明

**尹起莘曰**燕王旦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元年書燕王謀反赦弗治以武帝於天倫之思已過厚矣至是復出為惡由今觀之天賞好亂之人不正於覆亡不止也而武帝知子之明尤為不可及矣

韓義出首

**綱**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目**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

韓義出首

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

顯賞以明

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特政微鄙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故相有此對

**綱**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目**天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

張安世志行純篤

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又以延年有忠節

二子能蓋前人之節

擢為太僕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石山柳生

**綱**癸卯二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燕食柳

葉白公孫病已立

葉白公孫病已立先生宣帝之瑞也病已宣帝名

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目**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抵父故

廷尉王平即以前吳罪後從廷尉

廷尉王平即以前吳罪後從廷尉

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

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更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

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

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

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丞相延年論議持平皆此類也

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丞相延年論議持平皆此類也侯史覆姓詆本作為當也

綱甲辰四年夏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綱**樓蘭數樓蘭西國名遮殺

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青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霍光曰

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青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霍光曰樓蘭數

反覆不誅無所徵文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反覆不誅無所徵文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延年論議持平

延平論議持平



封介子為  
義陽侯

齊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論以王有漢  
罪以其為句更立其弟尉屠者為王音更名其國為鄰善封傳介子為

遣使誘殺  
樓蘭

義陽侯南信陽州是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  
書是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

介子奇功

司馬公曰從而誅之於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  
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  
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  
或美介子以  
為奇功過矣

綱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書法自五年丞相訢卒相位虛  
自丁未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

王吉諫昌  
邑王

安郎賀昌邑哀王諱之子武帝第五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  
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

心死舜而  
為松

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

一身而二  
任之責加

松喬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

剛毅  
剛毅

福也王賜吉肉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遊戲  
無度涕泣鄰行鄰音諫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

中詩一篇  
何等

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汚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  
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即大發書直馳赴從者馬死相望王吉戒王曰大

長安東郭  
門

王以喪徵宜日復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王使遂驟乘至廣明東都  
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

城門與郭  
門等

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王  
哭如儀六月受璽綬尊號書法承皇后詔何不以

成昭各因  
時以成名

班固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  
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後餘故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  
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



昭帝可謂  
善繼

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  
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  
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  
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贊相也哉

袁了九曰文人之詞固不有嫻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澤城謂漢昭  
無逸之訓蓋本秦醫和以晉平公之疾責趙孟為良臣將死而推類及  
此今考漢書孝昭后即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  
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後宮莫有進者帝崩年二十后才十四五則帝  
一生於後宮之事蓋稀濶矣故昭帝之無嗣光之罪也其不永年非光  
之過也

問霍光廢  
昌邑王得  
失何如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國王淫戲無度昌邑官  
屬皆徵至長安起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  
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不聽大將軍光憂憊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  
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

將軍為國  
柱石

毘

於古嘗有  
此不  
漢之伊尹  
夏侯勝直  
諫  
以此益重  
經術士

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  
計王出游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召問勝勝言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乃召御史丞相  
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  
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  
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博謚常為孝者以長有  
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  
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  
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安世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  
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按劍  
責霍光  
將軍誅安  
知氏

汗出洽背

唯音  
偉

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且陳昌邑王



師何以無  
諫書

三百五篇  
諫

遷夏侯勝  
以府

霍光可以  
當大事

如周勃霍  
光優劣何  
之心

不學無術  
昭立宜得  
失何如  
不能和人  
之過

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  
組則送至昌邑邸群臣坐不舉奏者誅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  
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  
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曰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  
后遷勝長信少府

張南軒曰

趙雪航曰

尹起莘曰

丘瓊山曰

病已

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

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技皆不得干預朝政豈不保全身名於  
久乎乃會權固位縱妻和謀淫其昆弟子孫皆奉朝請根據朝廷卒  
載家族夷滅而使祖嗣祀絕豈不可傷也哉

以光之忠赤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  
無術不能知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  
人之過爾

孔子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霍光此舉忠則忠矣順則未順  
罪於名教原其所失不在於廢之之時而在於立之之始王之為王亦  
既於年矣昌邑去京師亦不甚遠也其為人臧否光畧不聞之乎在廷  
群臣亦無一人知之乎立人以爲君將以奉天而子民夫豈細故何不  
於未迎之先詢問訪察既明既審然後遣使迎之而輕易若是耶既輕  
易立之又輕易廢之畧不聞有委曲規諫之意取視其君有如牧豎逐  
使萬世之下奸雄亂賊藉此爲亂階霍光不得辭其責矣然則伊尹故  
太甲非歟曰孟子有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也  
尹之志則慕也亦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史皇孫納王夫人生子  
皇孫納王夫人生子  
皇孫納王夫人生子  
皇孫納王夫人生子

丙吉獲養  
宣帝

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

病已

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

病已

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



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  
丙吉閉門  
不納

丙吉奏記  
霍光  
病也行安  
而節和

嚴延年劫  
奏霍光  
朝廷肅然  
敬憚

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望氣也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武帝遣使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

無辜死者猶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

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

孫名病已著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

光與丞相敬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侍御史

嚴延年劫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

憚之

**尹起莘曰**昌邑之立書光承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奏太后至宣

君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儻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為專輒不臣矣至

宣帝則足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

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託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

亦為不可及矣

**丘瓊山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寢然

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

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丁南湖曰**觀丙吉之功而人臣之事勿君者可以勸觀漢宣之立而人

吉猶周宣與奔虢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富貴永世而令名

無窮焉視彼曹馬之徒欺滅幼君而旋即自滅者其得失相去何如耶

此忠義之利可以為人臣之勸也武帝之天下乃嫡長太子之天下

帝也惡嫡長愛庶幼以致戾之死於無辜未幾而宣帝以矣之家係奄

有天下以神乃祖之冤此好還

之天道為君父者可以懲矣

**綱**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年八十餘○**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

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

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猶言何故

**綱**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亦未有言

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知指謂知白立許健行為皇后霍光以后

詔求微時故劍

言順  
霍光有託  
孤之節  
武帝知人  
之明不可  
及  
霍然如  
秋霜烈日  
夷齊之後  
一人

人主師當  
為宰相

詔求微時  
故劍



霍光不封

父廣漢刑人

刑之人也

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胡致堂曰

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謀蓋肇於此此霍氏所以覆宗也

漢書

卷之

卷之

霍光傳

一人

漢書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